

今古傳奇
故事

七年典藏

最 江湖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文藝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 黄孝阳
邮箱 Leanwang@163.com



七年典藏

非常新 足够酷 特别炫

奇闻逸事扣人心弦
奇风异俗颠倒众生



最江湖



ISBN 978-7-5399-2629-2



9 787539 926292 >

定价: 20.00 元(全二册)



七年典藏

最江湖

非常新 足够酷 特别炫

1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江湖 / 《今古传奇:故事版》杂志社编.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7

(最文库)

ISBN 978-7-5399-2629-2

I. 最... II. 今...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6794 号

书 名 最江湖

编 者 《今古传奇:故事版》杂志社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二 木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60 千

印 张 13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629-2

定 价 20.00 元(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拜寿记	萧 拂 (1)
比武择客	吴永胜 (6)
边关悲歌	吴宏庆 (10)
蔡九的生辰纲	曲凡杰 (14)
豺狼末日	肖遐明 (17)
长歌戍梁州	吴宏庆 (21)
厨侠	李吟宕 (25)
传家祖训	杨卫华 (31)
催命箫	彭晓斌 (35)
大盗一枝梅	吴宏庆 (40)
刀锋如水	慕容无言 (44)
刀下留人	赵守玉 (52)
盗画者	杨虚白 (58)
道法无边	穆剑峰 (63)
钓鼋	亦无伤 (65)
东城五绝	王者归来 (68)
赌局	吴永胜 (73)
杜鹃杀手	华发生 (79)
恶婆打擂	徐 涛 (83)
耳东陈	慕容无言 (86)
飞影夺魂剑	王东生 (90)

蜂王	安昌河 (93)
鬼盗迷踪	张虹 (98)
鬼手	吴永胜 (102)
德行如海之易筋经	李亮 (105)
德行如海之珍妮踢山	李亮 (109)
疯狂的瓜子	李亮 (112)
留在中国的海德	李亮 (117)
红颜劫	云中羽衣子 (121)
红猿怪传奇	张荣 (125)
后起之秀	燕歌 (129)
护院提督	慕容无言 (132)
画甲	李洪文 (136)
剑气漫天恨如雪	庄秦 (140)
江湖之门	辛子木 (145)
金灵传说	非常盗 (149)
九叶迷魂花	郭凤英 (154)
狼的诱惑	丑时 (158)
狼瞳	于强 (163)
林月儿的毒酒	南宫奇 (168)
六面埋伏	冯瑞广 (173)
盲道	安昌河 (177)
秘杀	肖遐明 (181)
半张野猪皮	于强 (186)
半只残耳	于强 (190)
断指奇情	马卫 (195)
翡翠扳指儿	廖华 (198)
李莲英杀子	于强 (202)

拜寿记

萧拂

华山上有个有名的侠客宁平南，他功夫练到深处，可以闭着眼睛来去自如，唤作大梦睡觉神功。不过这几天他却接二连三撞在一个瓷瓮上，摔了好几个跟头。把女徒弟花著雨叫来问问，才知道那瓮里装的是修习这门功夫最忌讳的东西——金子。也不知是哪朝哪代埋下，被她从菜园里挖出来，先藏在山石后，再藏在床底下，最后架在树杈上，却都被宁平南闭目神游，硬找着撞将上去，两者之相克，竟到了这种程度。

为了师父能够修炼成功，花著雨当即抱着瓷瓮跑到山下大路，瞅着没人，抛弃在路中心。自己躲在树上偷看。只见不一会儿过来一阵行人，对这个坛子十分好奇，一个人打开瓮盖，另一个人伸头往里看，再一个人伸手进去，摸出块黄澄澄的金砖。至此，事情的演变就开始超出花著雨的预料。她后来不得不亲自出手把这瓷瓮再捡回来，才遏止了这场头破血流的恶斗。

金子扔不掉，师徒两人着急得要命，坐在家里商议。这时，“笃笃”两声，外面有客敲门。来的是宁平南师弟洛阳顾成章的弟子，也没有多坐，丢下一张他师父六十大寿的请柬就走了。

说起顾成章这个人，在宁平南看来，真是浮躁得很。最早是收开山弟子，四处散发请柬，请大家前去观礼；去年收关门弟子，帖子也撒一地；其他更不用说什么男婚女嫁，大会小会，反正这些年宁平南光收他的请柬，就有一二十张，烦都没被他烦死，当然是一次也没去过。不过如今这一回……

“左右这坛金子扔不掉，”宁平南灵机一动，“要不，就用这坛金子给他买礼物送去？”

花著雨茅塞顿开，大赞师父英明。临行前，师傅一边看着她收拾，一边搜索枯肠，努力回忆几十年前自己的江湖经验，教导给她。

“小花啊，”宁平南道，“江湖上这些乌糟事，平时我也懒得跟你讲。现在你去拜寿，眼看着要跟这些江湖人物打交道，不讲也不行了。我告诉你，第一要紧事，不要随便跟人动手。这些江湖人呵，实在好斗得很，往往说不上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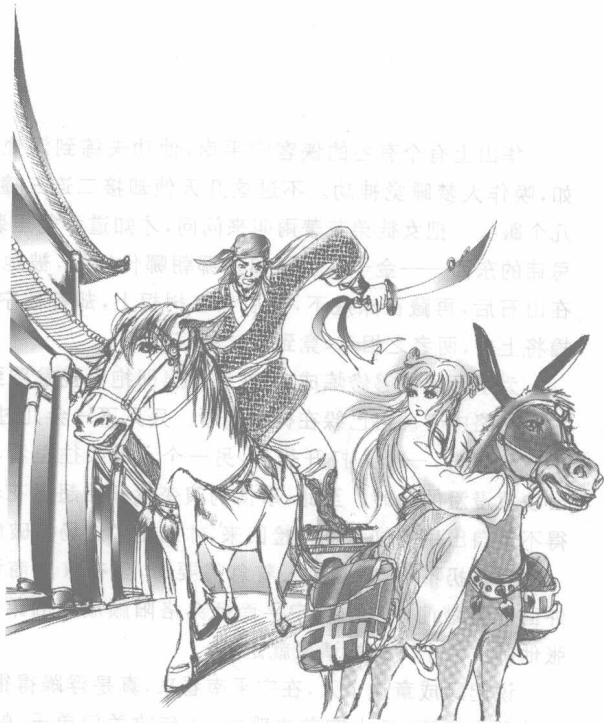
便要跟你动手，说是比试比试、切磋切磋什么的，但如果他们切磋输了……”

“怎么样？”花著雨问道。宁平南长叹一声，想到不堪回首的往事：“从前我在师门学艺，也算资质聪颖，大师兄因而对我最好，自我入门起，便无般不照顾到家。谁知道那一年师门较技，我一不小心，胜了大师兄一招……”

花著雨紧张地问：“那怎么样？”宁平南哀伤道：“后来大师兄郁郁而终，听人家说，就是因为输我一招。唉！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比武时候，是不能随随便便就赢了人家的，后来我也学乖了，随便谁找我打架，全输。这样子就皆大欢喜，比如你这位师叔，当初就经常赢我，瞧瞧，几十年过去，还这么有情有义，经常有请帖什么的发来……所以说行走江湖第一要紧事，不要随便跟人打架，如果真躲不过，那就只好输给他们了，切记切记！”

花著雨生性善良，当即记在心里。第二天抱着一瓮金子出发，到华山脚下的市集上买礼物。走了几家店，才知道买礼物也不是那么简单，那瓮里有两三百斤金子，如果换成银子，更是不计其数，去哪里找得到那么贵重的礼物好买？除非是国宝。

几乎翻遍城中店铺，倒还真让她找到一件国宝。说是宋太祖赵匡胤欺负人家孤儿寡妇，抢了柴家江山，良心上过不去，就发给柴家后代这么个东西，说将来不管犯下什么大罪，凭着这件宝贝，一概免死。



那宝贝本身倒不起眼，黑黑的一块薄铁，做成书简样的两片，打开，中间镌着几行红字。大概宋朝已成历史，落到后人手里，并无护身之用，又价格奇昂，便没有什么人购买，高高搁在货架上，积了一层的灰。掌柜的听见花著雨问起，盯着她半天，才取下来抹拭灰尘：“说起本店最贵的，就是这个丹书铁券了，这么长时间，并无买卖，客官真想要的话，给你打个八折？”

花著雨好不容易能把金子尽数花光，哪里肯再要他八折，毅然全价买下。那掌柜便道：“如此承情了，后面的事，统统交给我们，客官尽管放心。”

花著雨听他说得奇怪，也没多问，揣着礼物出门。不料那门口馄饨摊上的老板见她买了东西出门，只管盯着她死看。花著雨恰好肚子也饿了，就走过去照顾他生意，吃了两碗上路，刚刚走到城门外，突然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地。

那馄饨摊老板施施然走来，哈哈笑道：“不负我在这里摆了十几年的馄饨摊，终于给我等着了！这样贵的东西，我是买不起，可是有人一定买得起，哼，这一下丹书在手，不怕大仇不报！”

他大笑着走上来，正要到她包袱里翻找，才往下一蹲，突然脑后一闷，顿时也昏晕过去，被一个黑衣人拽着双足拖走。

花著雨自小儿跟着宁平南专心练功，功力自然深厚，过得一会儿，便悠悠醒转，不免诧异自己怎会倒在这里。往回想一想，估计自己是给人暗算了。然而也怪，翻翻身边包袱，不止刚才买来的礼物还在，连一文钱也都没少。

她继续上路，晓行夜宿。走到某个偏僻地方，却看到有一群江湖人似乎在此集会较技，黑压压好大一群，聚集在前面拦住去路。

花著雨骑着小驴子代步，向挡在正前路上的一个大汉奔去，连呼借光。

那人大喜，忙不迭嚷着：“大家莫争了，这丹书铁券活该是我的！”

其余人纷纷冷笑：“那也要你赢了这小妮子！我们盯了这一路，这妮子是不露声色，高深莫测，这份武功，嘿嘿！”

说时迟那时快，那汉子早拍马上去，直冲过来，喝道：“我说那小妮子，不是我要找你的麻烦，而是我大哥血海深仇要报……咱们比试比试！”

花著雨大吃一惊，连呼不要。那汉子却不依不饶。花著雨见势不妙，拨转驴头便跑。那汉子哪肯轻易放过了她，纵马便追。可怜花著雨的小驴子哪里跑得过骏马，不多久被他追上，她只得应付两招，没两下被那汉子打下驴背，慌忙高声叫嚷：“我输了，我输了！”

那汉子不依不饶：“输了就把丹书铁券拿来，我不为难你一个小姑娘！”

花著雨这下可傻了眼，原来这比试还是带彩头的。看来师父隐居太久，



并不知道现在的新行情。眼看着那汉子不得彩头誓不罢休，花著雨只得摸出丹书铁券朝他扔去。那汉子一把抓住，翻开看看，忍不住仰天落泪，大叫道：“大哥，你死得冤呵！兄弟今日拿到丹书铁券，一定为你报此血仇！”

花著雨听得莫名其妙，却也不敢多问。她看看后面好多人都追上来，一时间头皮发麻，连忙紧赶慢赶，把一匹小青驴催得口吐白沫，飞奔而走。

这一下拜寿的礼物没有了，花著雨想来想去，也只好打马回程，一边又想难怪师父要隐居起来，这些江湖人竟是这样庸俗可怕，幸亏自己跑得快，要不然再打一场架，连这头小青驴也得输掉。她往回走到一家小店里住宿，第二天早晨启程回家，却又有一件怪事，那包袱怎么忽然又重起来了？

她解开看看，一时怀疑自己眼花。明明昨天已经扔掉的礼物，怎么又好好地放回在那里？仔细再一看，包袱里面平白多了一张字条。上面说道：本店童叟无欺，全价即包送货，客官若是满意，江湖多多传扬。

花著雨似懂非懂，这才想起临行前那掌柜的话：后面的事，统统交给我们，客官尽管放心。看样子是由于她付了全价，所以那店家兑现承诺，把后面的事统统包了。如此看来，果然十分讲究信誉，以后应当多多替他们传扬才是。

她重新上路，居然没再发生什么怪事。不几天到了洛阳，请柬投进去，便有一位师兄十分热情地领她进门。花著雨看看大家都在二门边一位管家那里登记礼品，便把礼品拿出来，交给管家过目登记。

殊料管家才一过目，立刻停笔，抬头愕然看她。那气氛十分不同，一时连周围的人们也都觉察到了，一起扭过头来，先看到礼品，迅即又再转头，也都愕然地盯着她看。就连刚才带她进来的师兄再看着她，眼光都十分不同了。

花著雨对于自己的礼品引起这样的注目，大是不好意思。

管家一声不作，侧目看那师兄。那师兄会意，道：“我带师妹去见师父。”

师叔顾成章方面大耳，看来是个很威严的人。花著雨参见过后，半天才听到他吭声，道：“我听说了，你师父让你来送丹书铁券？”

花著雨正要解释，其实是师父让自己来拜寿，而礼物的选择则是自己自作主张，一来头绪太多，二来也显得师父过于潦草，想了想，恭声道：“是，师父身子懒怠，特地让师侄前来祝寿，祝师叔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顾成章冷笑一声，“这不已经活到头了么！”

花著雨愕然，抬头看他一眼。顾成章自知失态，又敛了容颜，半晌不吭声，最后才道：“也亏你师父敛了这许多金钱，江湖上多少人冤仇不报，指望得到丹书铁券，最后居然被他买去。只是我没有想到，宁师兄竟是如此恨我，丹

书一到，鸡犬不留，至于要灭我满门么？”

花著雨更是愕然，说不出话。“这不怪你，”顾成章叹道，“这样残酷的事，你师父应该也不会告诉你。花师侄，你听说过没影子这个神话么？”

花著雨狐疑地摇头。“这是江湖上一个杀手组织，因为从不失手，十几年来已被认作是一个神话。凡寻仇报复，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总要去找没影子联系。这丹书铁券，便是由这个杀手组织所发，在华山脚下的一家货铺售出，只是丹书一到，灭人满门，事情太过残酷，所以没影子也很犹豫，开价之高，几至无人承受，却不想还是被你师父给买了去。这几天道上都在传一个小姑娘得了丹书，原来就是你。”

那师兄插口道：“可是寻常也没听说师伯跟我们有仇？”顾成章摇头道：“有些事你们不懂。现在说给你们做小辈的听听也好。这都是我从前年轻好胜，才跟宁师兄结下的梁子。从前在师门，后辈子弟之中，就数他武功最高，记得师门年终大比，是宁师兄三招两式，居然赢了当时武功第一的大师兄。唉，后来都是我……”

“怎么样？”那师兄问道。顾成章叹道：“是不该年少气盛，仗着技高一筹，非要压他一头。没想到宁师兄年少成名，从未受过挫折，竟是那样烈性，只不过输给我一招，从此消沉下去……唉！我还以为宁师兄生性开朗，应该不是大师兄那样的人，却不想……从此他再没有拾起信心，赢过哪怕是任何一个人，唉，多年来我也心怀愧疚……”

“只是我千想万想，”顾成章咬牙，“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是这样恨我，丹书一到，鸡犬不留，这样残酷的事，便是没影子也忌讳做。据说他们都会在客人开价之时，主动打个八折，那个意思就是，只杀大人，十岁以下的孩子不染血腥。却不想你师父、你师父，他对我衔恨之深……开了全价！”

那师兄沉默片刻，忽然开口道：“师伯，你……”

顾成章打断他的话，叹道：“罢了，罢了，往事如烟，不提也罢。”

那师兄沉默片刻，忽然开口道：“师伯，你……”

顾成章打断他的话，叹道：“罢了，罢了，往事如烟，不提也罢。”

那师兄沉默片刻，忽然开口道：“师伯，你……”



比武

择客

吴永胜

听说“暗香浮”新来的花魁如月立下个奇怪规矩时，“天成元”银号掌柜杜南城咧着嘴巴笑了：“那不过是婊子自抬身价的把戏罢了，咱老杜今儿便去破了她的规矩！”

“暗香浮”的老鸨一见到杜南城，老脸立刻绽成了菊花。可听说杜南城只找如月时，她不由现出一脸苦相，指指杜南城的肚子，讪笑道：“我的爷，您这身体，怕是不成吧？”

杜南城嘿嘿一笑，拍出张千两的银票：“成不成就看大爷的本事，你只管前面带路。”听杜南城这么一说，老鸨立刻眉开眼笑，径直将杜南城带进后院。后院是六七亩大的一片园林，园林尽头，一溜儿排着十三幢小楼。前面十二幢小楼，都以节令鲜花为楼名，最后那幢楼，却只叫“十三楼”，一向住的是“暗香浮”的头牌。

杜南城进去时，如月正坐在楼上，一边弹琵琶一边唱歌。那女子螭首低垂，面容有一半被琵琶掩着。随着她的弹拨动作，白玉般的手臂时隐时现。那歌声柔媚，琵琶婉约，挠得杜南城心里痒痒的。杜南城迫不及待，抬腿就想往楼上迈，却被斜刺里伸出来的两条胳膊挡住了。杜南城定睛一看，有一胖一瘦两个男子，挡在门前。胖男人自报家门：“我姓颜，叫颜铜，人称‘铜头铁臂’。”又指着瘦男人道，“这位是我兄弟，人称‘撑天篙’颜铁。”杜南城不耐烦了：“我管你什么金银铜铁锡，我要找的是如月。开个价吧。”

颜铜冷笑一声：“我们弟兄两个便是价。只要你胜过我们，便可上楼。”原来这如月定下的接客规矩，便是那登楼的男子先得胜过颜氏兄弟。杜南城不会武功，自知不是这颜氏兄弟的对手。可他不相信，世上还会有花钱办不成的事。他随手掏出五张一千两的银票，扔在颜铜两人面前，见两人看也不看，又掏出一大把银票，扔了出去：“两万两！够不够？”

跟在身后的老鸨惊得直伸舌头。两万两，几乎可建三个“暗香浮”了，看来杜南城真是志在必得。如月留意到楼下的动静，她勾手招出个婢女，窃窃

私语几句。不一会儿，那婢女捧着只檀香木匣，来到杜南城面前，“叭”地打开，一匣金银珠宝顿时现了出来！“这些差不多值五万两呢。”婢女把木匣往前一推，“我家姑娘说，这些都是你的了。不过，”那婢女拉长声音，指着前边柳树，树下正有一只癞皮狗蹭痒，笑嘻嘻地补充道，“你得和那狗睡一晚。”

“哄”的一声，那些观望着的男人们都笑出了声。杜南城的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他猛地一跺脚，瞪着楼上的如月道：“好，咱们走着瞧！”

杜南城决定不惜代价，也要折磨如月一番。江湖中没有人不知道这样一句话——“邈邈第一云和尚，仁侠君子楚云长。”杜南城找的这个人，便是云和尚。云和尚身上的袈裟，据说是三十年前出家时穿的，一直没脱过。江湖戏言说，云和尚刀枪不入，不是他的十三太保横练厉害，而是因为经年累月不洗澡，身上积下的汗污，足以阻刀挡枪了。想想这样的人将要搂着如花似玉的如月，杜南城是既解恨又难受，一个劲地抽冷气。

云和尚趿着半截僧鞋来到十三楼前，一直沉着脸的颜氏兄弟，神色居然也不得不缓和下来，抱拳道：“云大师……”

云和尚哈哈大笑，硬生生截住两人的话：“不要叫和尚大师，和尚是来当嫖客的。哪有当嫖客的大师嘛？”

颜氏兄弟相顾失笑：“你是来比武的？”“和尚也是人嘛，咋就来不得？”听云和尚如此说，颜氏兄弟当即一抱拳：“那就得罪了。”话音未落，颜铜的如钵大拳已向云和尚击落，那边颜铁屈指如钩，也向云和尚抓来。云和尚不闪不避，任颜铜的拳击在他小腹上，颜铜只觉拳落处滑腻绵软，根本着不上半分力，还没来得及撤拳，云和尚肚子一鼓，便将他震得一个趔趄。后面的颜铁收势不住，眼看要抓在自己哥哥身上，云和尚身子一晃，已站在他面前，抬手轻轻一拨，颜铁的五指扑地抓进门槛，留下五个窟窿。高下已分，云和尚大模大样上了楼。

时值傍晚，正是暗香浮华灯齐上之时。云和尚与颜氏兄弟的比武，自然



吸引了无数狎客旁观。他们大多垂涎如月的美色，可又自知不是颜氏兄弟对手，这会儿见云和尚得胜上楼，都是既恨又羡，七嘴八舌一番议论后，正要悻悻散去。突见楼头一个粗笨的人影一晃，一个“细胸巧翻云”，眨眼间落在楼下，正是云和尚。

第二天，城里便传说开了，那云和尚上楼后，便有三个丫头上来，要云和尚脱衣。说是任谁要见如月，须先脱得精赤条条。云和尚人虽邋遢，可要他在众人注视下脱衣，是怎么也不愿意。所以脚下抹油，跳楼而逃。

楚云长是云和尚不多的几个朋友之一，这会儿，他正逮着云和尚取笑：“好好好，灯下看美人，乃人间乐事。灯下看男人，而且是裸男人，大概也是乐事一桩哦。这如月姑娘，当真想得出来。”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三月前天颜镖局被袭，全局上下，只有颜铜颜铁幸免于难。现在他们居然作了龟奴。和尚本想借机察访，不承想……唉，和尚只好落荒而逃了。”云和尚愁眉苦脸地说。

一说到天颜镖局，楚云长立刻一脸沉重：“天颜镖局出事，颜氏兄弟跟着踪影不见。没想到一现身，却是去作了看门的龟奴。看来如月此举，与镖局事故不无关系。”楚云长家资豪富，一向有仁义大侠之称。他仗义疏财，疾恶如仇。三月前，天颜镖局保送一顆价值数十万的明珠去西安，途经白鹭岭，被来历不明的人伏击，镖局一行十七人全部毙命。楚云长虽与天颜镖局无甚交往，却不因此袖手旁观，一直暗中查找线索。这次比武招客，定然与镖局被袭有关。他原本想去打探，可素有君子之誉的他，怎么好在“暗香浮”出现？见云和尚也未能提供半点线索，他不由叹息不已。

又过了几日，便至月末。这夜三更过后，月影疏斜，残星数点，“暗香浮”里渐已归于沉寂。蓦地，一个黑衣的蒙面人出现在围墙之上，四下稍一张望，便如大鸟般飞掠而出，眨眼间已如败叶一般，轻飘飘贴在十三楼的雕花栏杆上。黑衣人凝神细听，四周除了几只蝓蝓懒洋洋的叫声，再无其他动静，便再不迟疑，轻轻一翻，落在楼面上，跟着一展臂，一柄薄刀已在手中。

黑衣人落脚处是个阳台，当中的月型圆门挂着华丽的帐幔。黑衣人轻轻揭开帐幔，狸猫般潜进屋里。就着楼角微弱的烛光，黑衣人见这屋分里外两间。外屋靠墙处的两张大床上，三个丫头正发出细微鼾声。里屋一张红木床上，一个人侧身而卧。黑衣人一跃而出，已至红木床前，刀光一闪，直往床上人背心掬去，扑的掬了个正着。那黑衣人却是一凛，刀尖一挑，锦被扬起，但见自己掬中的，只是段木头！

他大惊之下正要抽身疾退，一个女声突在身后响起：“你走不掉了。”回头

一看，那三个原本酣睡的女子已各持兵刃，挡住了他的退路。跟着灯火昏暗的楼下，颜氏兄弟和数十个人手举灯笼火把，将楼团团围住，其中竟赫然有杜南城和云和尚。

“你究竟是谁？”黑衣人用刀护在身前，喝问最先说话的女子。

“狄惊花。”

黑衣人一惊：“女捕狄惊花？”干捕快这一行的，女性极少，能够干得比男人们更好的，那就更少了。女捕狄惊花恰好就是一个。“你杀人劫镖，罪大恶极，还不束手就擒？”狄惊花手中的剑挽出一圈剑花，刺向黑衣人面孔。黑衣人旋身闪过，嘴里道：“要想拿我，只怕没那么容易。”

“楚云长？”云和尚突然出现在门口，听到黑衣人的声音，失声叫了出来。黑衣人浑身一震，跟着长叹一声，猛地向前一刀，似是劈向狄惊花，刚劈出一半，却突然折转，竟是劈向自己脖子。

狄惊花一扬手，剑“叮当”一声刺在刀锋上，刀刃只在黑衣人颈上割出条血痕，便被荡开了。刻不容缓间，云和尚欺身近旁，制住黑衣人，将他蒙面的黑纱揭落。顿时，仁义大侠楚云长一张苍白的脸显露在众人面前。

云和尚怎么也想不到会是楚云长，不由得又惊又怒：“为什么？”

“我一向有仗义疏财之名，可只出不进，根本难以支撑……只恨当日我色迷心窍……”

狄惊花一脸怒容，剑尖抵在楚云长咽喉，恨不得立刻刺下。原来天颜镖局有个女镖头，叫颜无忧，生得貌美如花。楚云长先一举杀了镖局十六人，然后将颜无忧奸杀。白鹭岭一带本来人迹罕至，加上他劫镖作恶全是黑纱蒙面，镖局中人到死也不知他是谁，这事情几乎没有后患。可近日突然传出如月比武择客的消息，加上还要男子赤身相见，不禁令他又惊又怕。十年前他独闯狼山剿灭狼人时，被蜈蚣铲在小腹上刺了一记，留下条长约三寸，蜈蚣样的疤痕。知道他有这条疤痕的，除了施药的郎中，还有他妻子和三个被他包养的暗娼。如月此举，分明已知作恶之人身上有特殊的印记。他虽不知如月是如何知道的，但怕夜长梦多，于是决定冒险行凶，杀人灭口。

他哪里知道，狄惊花接到镖局报案时，发现被奸杀的颜无忧小腹上有一道扭曲的血痕。那是她临死之前，用自己的血画上的。狄惊花据此推测，那该是颜无忧看到凶手小腹上的印记。于是她找到颜氏兄弟，以比武择客的方式设下圈套……楚云长果然沉不住气了……



边关悲歌

吴宏庆

一支商队在沙漠中静静地行走，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声呼啸，数十铁骑好像从天边的地平线上冒出来一样，踏着一道黄烟向他们奔来。

“马贼！”有人大叫，商队顿时乱了套。马贼们迅速地把商队拦住，这时，商队中一个蒙着脸的人上前道：“请问刘大全是否在此？”听声音是个女人。忽然一道刀光向那女人劈来，女人毫不畏惧，站在那里动也不动。刀光将女人的面纱劈成两半，露出了美丽无比的容颜。

使刀之人似乎有些惊讶于她的镇定和美丽，说：“我就是刘大全，你有什么事？”刘大全是沙漠上最出名的土匪，就连官府也不敢轻易招惹他。那女人“扑通”一声跪倒，道：“小女蝶花，特来请你办一件事。”

蝶花说她本是青州人，父亲曾是青州偏将，因不满守将李青城的残暴，直言相劝，竟引来杀身之祸。蝶花道：“久闻你的大名，小女特带来全部家产，请你出手杀了李青城，为我报仇。此愿如了，小女愿一生一世服侍你，以报答你的大恩大德。”刘大全看着如花似玉的蝶花，没有多想便点了点头。

青州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清兵垂涎已久，无奈数次进攻都因青州城墙坚固和大明将士的奋力抵抗而以失败告终。守将李青城是个让百姓和清兵都头痛的人物。这会儿，他正在戒备厅里会见青州的商人们。

李青城长得并不高，却自有一番威严。座下的商人们个个心惊胆战地看着他。李青城环视众人，说：“这次找各位来还是关于筹备军饷的事，对此你们有什么意见？”一位商人小心翼翼地：“李将军，半个月前我们才捐过军饷，现在兵荒马乱的，生意实在不好做……”李青城冷冷地回道：“你昨天吃过了饭，难道今天就不用吃了吗？何况，经过清兵数次进攻后，城墙急需修补，难道非得等到清兵攻陷了青州，你们才知道厉害吗？”

一番话说得众人都低下了头，半天才有人嘀咕道：“朝廷不是有军饷吗？哪有朝廷的兵用民间的银子供养的！”这话引来众人连连点头，显然大家事先已经约定好，决计不再出银子了。李青城大怒，指着说话的人骂道：“你在我

的庇护下才能安心做生意，现在要你出点儿银子便这般不痛快，来啊，拖出去打五十军棍。”

听着外面传来的惨叫声，众人心里直打鼓。他们也去告过李青城，可现在各个边关都告急，朝廷哪里还能派出替换的将才来。因此，李青城便更加嚣张。众商人无奈，只得再一次捐款了事。

事情解决了，李青城心满意足地出了大厅往校场走去。校场上，刚招募来的士兵正在操练，喊杀声震天。突然，李青城眉头一紧，走到一个小兵面前，提起马鞭狠狠地抽了下去。原来，这个小兵在训练时开了小差，手比旁人慢了半拍。小兵突然遭到鞭打，本能地抓过了鞭子。李青城见状，暴跳如雷，抢过马鞭，又狠狠地抽了他十多下，这才松手说：“如果这是战场，那就不会是鞭打这么幸运了。”

小兵看着李青城的背影，恨得直咬牙。这个小兵就是混进来的刘大全，这一顿鞭子让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杀了李青城。

夜里，刘大全潜入将军府。李青城正在和几个偏将议事，刘大全就蹲在屋檐上等候时机。

只听一名偏将说道：“将军，皇太极派出大将兀里木到青州作战前准备，估计又有一场恶战了。现在正是笼络民心的时候，可是将军你……”

李青城心事重重地说：“我这也是没办法。”他站起来，仰天长叹道，“现在朝廷被那些奸贼左右，军饷早被他们克扣光了。整整两年没有军饷了，我不向民间要，我向谁要啊？”

“但你至少应该跟百姓说明现在的处境啊！”

“如果百姓知道皇上不管他们了，岂不是更加恐慌？如今军心有些涣散，如果我再不严

厉些，等到清兵一来，将士只怕都无心杀敌了。

我情愿背负恶名，只求能抵挡清兵。但是，我的努力能让这飘摇的江



山维持多久呢？”